

武侠精品

(台湾)司马紫烟 著

情煞情劫

下



中原农民出版社

司马紫烟作品集



情煞情劫

下

(台灣)司馬紫烟 著

中原農民出版社



• RBF95 / 17

I247.5
3203
.2

图字 16 - 2000 - 0079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情煞情劫/司马紫烟著. - 郑州: 中原农民出版社,
2001.6

(司马紫烟作品集)

ISBN 7 - 80641 - 406 - 1

I. 情 ... II. 司 ... III. 章回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29135 号

司马紫烟作品集

情煞情劫 (上下)

司马紫烟 著

责任编辑: 高修俊

中原农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中牟胶印厂印刷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20 印张 497 千字

2001 年 6 月第 1 版 200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4180 册

ISBN 7 - 80641 - 406 - 1/I·081 定价: 36.80 元

目 录

十 七	大内失窃	(315)
十 八	藏宝秘图	(338)
十 九	玉殒香消	(358)
二 十	烽火狼烟	(377)
二十一	内外交迫	(397)
二十二	慑魂大法	(416)
二十三	降妖灭邪	(436)
二十四	半途而废	(457)
二十五	再入魔掌	(476)
二十六	引蛇出洞	(497)
二十七	魔高一丈	(516)
二十八	浴血寒亭	(536)
二十九	月夜歼魔	(555)
三 十	残渣余孽	(575)
三十一	死里逃生	(594)
三十二	功成身退	(613)

十七 大内失窃

铁石心怔了一下，忽有所悟。

“我操，莫非这个冷得如铁的家伙对你动了凡心？”

凤凰点头道：“他还告诉我魏起有要我命的打算，要不是他极力反对，任务完成以后我一定会被杀掉灭口。”

铁石心不禁愤声道：

“这个王八蛋，他也太狠了。”

“无毒不丈夫。”凤凰道：

“魏起这个人一向都是这么说的。”

“那你打算怎么样？”

“狗急了跳墙，人急了拼命。”凤凰道：“我惟一担心的就是我娘，因此我想请你帮一个忙。”

铁石心道：“你说吧，只要能力所及，我绝对义不容辞。”

凤凰道：“我想请你去劝劝她，离开兰苑，先找一个地方避一避，好让我没有后顾之忧。”

铁石心道：“这没有问题，但你说过魏起这个人很可怕，即使躲到天涯海角，他也有能力找到不是吗？”

凤凰道：“现在他一心在地图上面，根本无暇去注意这些。”

“好吧！”铁石心道：

“我明天就跑一趟，尽力去说服她。”

凤凰道：“千万不要让她知道我的一切。”

铁石心道：“我明白。”

“谢谢你。”凤凰道：

“这两天你都在干什么？”

铁石心于是简略的把自己这两天的经历说了一遍，直听得凤凰惊讶无比。

也难怪，任何人听了铁石心一会阶下囚，一会座上客，还成了锦衣卫，不但与刘瑾建立了关系，甚至还遇见当今皇上，情节高峰迭起都会觉得不可思议。

叹了一口气，凤凰连连摇头道：

“奇遇，真是奇遇，我看你的经历可以写本小说了。”

铁石心苦笑道：

“我现在都不知该怎么办，更不知自己到底是谁了。”

凤凰道：“我倒觉得你不妨和皇上建立感情，有了他的关系还怕什么？”

铁石心道：

“皇上？我躲他都来不及了。”

“为什么？”

“你可想想，他若知道我冒名魏起，这欺君之罪可是抄家灭门的啊！”

凤凰道：“说得也是，那你又该如何？”

铁石心苦笑道：

“还好刘瑾答应我想办法让静宜公主放弃这门亲事，如此一来，最起码目前不必担心要面对皇上。”

凤凰道：“这倒是釜底抽薪的好办法，奇怪？……”

铁石心道：“怎么？有什么不对？”

凤凰道：

“静宜公主晚上还来找过我，她那个人三八兮兮地说了一件事。”

“什么事？”

“她说她认识了你一个朋友，还和你这朋友做了……做了露

水夫妻。”

铁石心一脸迷惘。

凤凰窘声道：“这……这全是她自己告诉我的，她那个人你也知道荒淫无比……”

铁石心皱眉道：“她这种女人就算和一条狗上床我也不会觉得稀奇，问题是在这儿我没有什么朋友啊！”

凤凰想了一下道：

“我听她说起那个人的名字很奇怪好像叫……”

“石头对不对？”

铁石心想起自己朋友中只有石头的名字最为奇特。

“对，对，就是他，叫石头没错。”

凤凰笑道：“当时我还笑了出来问她，这个人怎么会取如此好笑的名字。”

“还真有一套，这个王八蛋简直把我气死了。”铁石心不禁愤而骂了出来。

“你骂谁？骂你的朋友还是静宜公主？”

“当然骂那个比猪还笨的人——石头。”

凤凰道：“你为什么骂他？”

铁石心道：“我骂这家伙简直想女人想疯了，像静宜公主这种女人他也敢碰，还不如找条母猪算了。”

凤凰笑道：“你也不能这么说你朋友，男欢女爱这……这种事一拍即合很平常嘛！”

铁石心道：“是很平常没错，但是他那个人头大无脑，我是怕他斗不过静宜公主，连人带骨被她吞了。”

“这个石头到底是什么人？”

铁石心叹口气，于是把石头和自己的关系原原本本的说了出来。

石头睡到半夜，忽然被一连自己几个喷嚏给惊醒。

他有点莫名其妙，正想好端端的怎么会睡着了都会打喷嚏，是不是有人在骂自己时，他就听到有人在敲他的房门。

“谁啊？”他一面下床，一面嘀咕，“半夜三更的干什么？”

房外有人道：

“快开门，有访客。”

石头听得出房外那人是这“迎宾馆”的一名职员。

他想出口骂人，但一想到这些人个个眼睛长在头顶，不好应付，只好忍住气，走去开门。

门开处，一名瘦小汉子当门而立，他的身后则有一人披着一件大大的披风，一顶帽子压得低低的，连面孔都看不见。

瘦小汉子一脸诡秘，他望着石头一笑道：

“有人找你。”

石头睡得迷迷糊糊，道了声谢，等到瘦小汉子转身走开，他才揉着惺忪睡眼道：“阁下是谁，找我有什么事情？”

那个人把帽子摘了下来，一头长发就披散下来，眯着眼睛，咧开大嘴一笑。

这一笑差点没把石头的魂给吓掉。

“你……你怎么找来这里？”

这个人不是鬼，是静宜公主。

但此时此刻石头倒宁愿自己见到的是一个鬼。

静宜公主抛了一个真能把人吓死的“媚眼”，她轻声道：“人家想你嘛，睡不着就只好来找你了。”

魂不附体，石头马上就想关门，静宜公主已一步跨进门槛。

“干嘛，尝了甜头就想把人甩掉？我可不是这么好吃的，你最好搞清楚。”

石头退后两步，他心中明白人家既然找上门来，他是想躲也躲不了了。

脸色难看如一棵苦瓜，石头苦叹道：

“我的姑奶奶，你……你饶了我行不行？”

静宜公主沉下脸，走进屋子，随手把门一关。

“饶了你，我的石头哥哥，你说得倒比唱得还好听，有这么便宜的事吗？”

“那……那你想怎么样嘛！”

石头心发苦，瘪着脸连声音都变了。

静宜公主伸手连推带拉的把他拉到了床边，一把抱住他滚到床上。

“怎么样？只要你满足了我，你要怎么样都可以。”

静宜公主的手就像一条蛇般开始在石头身上游走，吓得石头混身一颤，开始哆嗦。

“公……公主，我不行，真的不行了……”

“别逗了，你这么大的块头可别告诉我骗鬼都不信的话，行不行试一试不就知道了，嗯？”

石头闭上了眼睛，他无奈道：

“你别这么猴急行不？这……这种事得先培养培养气氛，你先告诉我你是怎么找来这里的？”

静宜公主一双手并没停止动作。

她娇笑道：“你的毛病还不少，我这不是在培养气氛吗？”

随即静宜公主自己解开披风，滚进被子里。

我的天，这个女人居然披风里面什么也没穿，光溜溜的身体立刻紧紧压在石头身上。

“找你还不简单，你别忘了北京城可是我的地盘，所以你别想躲开我。”

石头头大如牛，然而身体也开始在对方百般挑逗下“立竿见影”起了变化。

“我……我想你也一定知道了我的身份了是不？”

“知道，那有什么关系，你是书童这才刺激啊！你没听过一

句话吗？”

“什……什么话？”

“偷情，想想看，背着主人，书童与夫人偷情这是多么刺激与浪漫啊！”

碰上这种满脑子装满了“性”的女人，石头还有什么话说。

他除了赌气似的卖力“强棒”，也想不出还有什么好办法来宣泄心中的窝囊感。

阵阵让人脸红心跳的喘息开始传出。

也不知隔了多久，石头终于像一条老牛，使出最后一丝力气，“鞠躬尽瘁”的倒在被里。

静宜公主也不知虚脱了几回。

她一丝游魂终于归窍，大大喘了一口气道：“太……太好，太妙了，这一辈子我看我是离不开你了。”

石头半分力气也没道：“你……你别开玩笑，我问你，我朋友，不，我家少爷回来没有？”

静宜公主腻声道：

“还没有，他不回来不是更好，我们至少可以多些时间在一起。”

“去你妈的。”石头一听火就来了，不觉愤然骂了出口。

静宜公主神色一变，霍然坐起，她一巴掌打在石头脸上道：“我妈你也敢骂？我看你真吃了熊心豹子胆，她老人家可是皇太后，一国之母，你骂我，打死我都无所谓，辱及我妈让人听到可是谁也救不了你。”

石头也没想到自己无意一句“去你妈的”会挨了一巴掌。

他摸着脸颊，苦着脸道：

“你……你也太小题大作了吧！”

“这不是小题大作。”静宜公主瞪眼道，“这是事实，你以后嘴巴可要注意点，像你这种男人我好不容易才碰到，我可不希望

就这么昙花一现的就失去了你。”

石头哭丧着脸，道：“你到底要怎么样才肯放过我？纸包不住火，我们这样下去早晚会东窗事发的。”

“什么东窗事发？”静宜公主瞋目道：

“我爱干什么就干什么，没人管得了我。”

石头亢奋过后，回到现实，他叹气道：“你既答应了魏起……我家公子的婚事，就应该爱惜名声才对，我……我终究是个小厮，是个书童。”

静宜公主翻身一搂，紧紧搂住石头道：

“鱼与熊掌不可兼得，那么我明天就去退婚，如此一来我们就可光明正大的在一起了，只要我高兴，招你做驸马也没什么不可对不？”

石头慌道：“这不成，万万不可以……”

“有什么不成？”静宜公主瞪眼道：“我只是和你家公子有口头之约而已，他既没下聘，我这边也没收订，再说他虽然也让我喜欢，可是总不及你这样如此令我满足，何况他现在落入刘公公的手里，能不能活出来都成问题，我看我还是抱着你实在些。”

石头更慌了。

他一把推开静宜公主紧张道：“不行，你一定要想办法把他救出来才行。”

静宜公主奇怪道：

“你这个人是不是脑子有问题？说了半天你还不不懂我的意思吗？我把他救了出来对你可是半点好处也没有，你知不知道？”

石头哀声道：“这是两回事，公……公子待我不薄，我不能在他有难的时候弃他不顾，你……你无论如何也要把他救出来。”

静宜公主古怪的望着石头，道：

“看不出你还是个忠仆。”

石头急道：“这是做人的基本道理。”

想了一下，静宜公主道：“我尽力而为就是，不过……我这全是为了你，以后该怎么谢我，不用我教你也应该知道。”

石头无奈地点头道：

“我懂，只要能把人救出来，我……我一切随你摆布。”

“没这么委屈。”静宜公主又靠了过来腻声道：“我说过我不会亏待你的。”

她一面说，一面就又伸出手在石头的身上到处抚摸。

石头明白对付这样的女人，惟有满足她的需求才能真正的驾驭得动她。

他在心中叹声道：赖子，为了救你我可是牺牲到家，仁尽义至了。

这一夜，石头的房中哼唧之声就没停过。

第二天静宜公主快乐地哼着歌离开后，石头连下床的力量都没有，整整睡到日上三竿，才双腿发软起来。

可怜的他，双眼黑了一圈，像害了一场大病般，自己照了镜子都不觉吓了一大跳。

全国首善的北京城表面看来一如往昔。

可是消息稍为灵通一点的人，全都知道有一件不寻常的大事已经发生，而眼皮子活络的人更会发现城里城外不知什么时候起，那些锦衣卫或明或暗的更是随处可见。

街头巷尾于是议论纷纷，猜测着到底出了什么事情。

虽然谣言四处传起，但却全都与真正的事实连边也沾不上。

因为国舅爷马其成的失踪，涉及了皇室颜面，像这种属于高层的官家秘密，平常老百姓是不可能知道的。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天下政权一把抓的刘瑾刘公公对东西内三厂的锦衣卫们下达了限令，限令五天之内一定要查出马其成的下落。

刘公公的命令没人敢当儿戏。

因此三厂的锦衣卫几乎倾巢而出，或明或暗，如水银泻地般遍布大街小巷。

然而马其成就像在空气中消失了一样，在严密的搜捕与缉查的行动中，连半点消息也没有，任何的蛛丝马迹也不见。

这下子可急坏了那些平日里狐假虎威，作威作福惯了的官老爷们。

毕竟限期一到，如果仍没马其成的下落，恐怕不知有多少的人头即将落地，多少人要跟着遭殃倒霉。

铁石心也感染到风声鹤唳的紧张气氛，尤其让他惴惴不安的还有魏岑魏大人的连带失了踪迹。

或许刘瑾只顾着缉查马其成的下落，而忽略了其他，不过铁石心知道早晚他会发现魏岑失踪一事，那么他这个冒牌儿子可就免不了会做了替罪羔羊，连喊冤都不知要从何喊起了。

连续跑了三趟，铁石心终于在“迎宾馆”找到了石头。

关起房门，铁石心焦急地问着石头。

“魏岑那个老王八这两天你可看到？”

石头摇头。

铁石心又问：

“老王呢？”

石头还是摇头。

铁石心急了，再问：

“魏言呢？”

石头还是只会摇头。

“你他妈的是个死人啊？怎么一问三不知呢？”

铁石心火了，气得跳脚怒骂。

石头有气无力道：“你不是被抓到内厂了吗？怎么安然无事？”

铁石心发现石头一付软巴巴的样子，不觉关心道：

“你怎么了？生病了吗？”

石头叹口气道：“还不是你害的，早知道你没事，我……我也用不着这么拼命了。”

“拼命？”铁石心惊异道：

“你干嘛拼命？跟谁拼命？”

石头摇摇头，不愿多说。

铁石心狐疑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石头连叹气的力量都没有，懒懒道：

“是不是静宜公主救你出来的？”

铁石心道：“我好端端的为什么要她救？咦？你怎么知道这些事情？”

石头翻了翻白眼道：

“当然是静宜公主告诉我的。”

“奇怪了。”铁石心道：“你又怎么认识她的？她又怎么可能告诉你这些事？”

石头知道有些事情是不可能永远放在心里不说出来，他不得不原原本本，一五一十的把如何在街上拦住骑马狂奔的静宜公主，以及后续的发展详细无疑地说了一遍。

而铁石心却是听得一个头两个大，哭也不是，笑也不是，最后只能连连顿足道：“我操，这种女人你也敢沾？我看你简直是饥不择食，一点品味都没了。”

石头也没好气道：

“我这还不是为了你。”

“不必了。”铁石心道：“你现在还是想想你自己吧，瞧瞧你这付德性，简直快被榨成人干了。”

想起静宜公主的需索无度，石头有些慌道：“既然你没事我也就安了心，倒是你这赖子该替我想想办法，我……我该怎么办

才好。”

铁石心好气也好笑道：“还想什么办法，捡个现成的驸马爷做，这可是平步青云，你小子祖上有德。”

石头哭丧道：

“这个节骨眼，你他妈的还要糗我。”

铁石心道：“我不是糗你，反正生米煮成熟饭，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既然她连我都要放弃不管，摆明了你小子还真有一套能驾驭她的‘功夫’，何不顺水推舟娶了她也好过你整日在外打野食，再者又有享不完的荣华富贵，何乐而不为？”

石头瞪起眼睛道：

“你真的这么想？”

铁石心认真道：“当然，我可是字字肺腑，句句由衷。”

“完了，完了。”石头如丧考妣道：“这种如虎似狼的女人，娶了她铁打的罗汉也罩不住哇！”

铁石心笑得捉挟，道：

“大内皇宫多得是强精壮阳的秘方，你小子还怕没得补吗？”

石头并不笨，他看到铁石心贼笑兮兮，马上意会道：“好哇，敢情你这赖子正愁无法脱身，现在冒出来我这替死鬼你可得意了是不？”

铁石心笑道：“这可是你小子一厢情愿，没有人拿刀逼你的。”

想想事至如今，石头不由苦叹一声道：“算了，一切顺其自然了，是荣华富贵也好，是精枯人亡也罢，我都认了，朋友一场，我只希望你别忘了，我这么做可大部分都是为了你。”

铁石心笑在心里，道：“感激不尽，永铭五内，这下子我再也不用像老鼠见了猫一样躲着她了。”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石头不再去想这恼人的事情，转口道：“你这么急着找魏岑他们有什么事吗？”

铁石心凝色道：

“我怀疑他们已经与国舅马其成会合，携带藏宝图一同潜逃了。”

“什么藏宝图？”

石头一点也不明白整件事情的错综复杂，他迷惘而问。

铁石心一时间也无法从头细说，只得大略的说了些重要的地方。

石头听完后不觉担心道：“如果他们真的潜逃无踪，那你又要到哪去找？还有小玉她们母女又要如何去救？”

铁石心亦忧心道：“我烦的也是这个，更头痛的是刘公公还没发现魏岑这老王八已经失踪，如果他发现了马上就会联想到魏岑和马其成必然搭上线，那么我这冒牌儿子可就真成了替死冤鬼。”

石头惊道：“何不把实情说了出来，说你与魏岑根本毫无关系。”

铁石心摇头道：

“这怎么能说？欺君之罪一样是要砍脑袋的。”

石头回想一切，不禁怒骂道：“魏岑这个老贼，还真狠毒，他真正的用意摆明了就是要把你玩死在京里嘛！”

铁石心道：

“他正是这个意思，一走了之后留下我当挡箭牌。”

石头道：“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咱们也一起逃离京城，回去找那一对狗父子算账。”

铁石心苦笑道：

“人海茫茫去哪找？”

石头不解道：“魏岑有家有业，怎么会找不到？”

铁石心道：“国舅爷那么大的家当都舍得丢掉，魏岑又怎会在乎那一点产业？”

石头慌声道：“那……那岂不是糟了？”

铁石心道：

“再说我现在一定被盯得死死的，在京里活动或许不受限制，只要一出城，保准会被人拦了下来。”

石头发觉事态的确很严重，他愁声道：“那该怎么办？等到刘瑾发现连魏岑都失了踪，你岂不是只有乖乖挨宰的份？”

铁石心道：

“船到桥头自然直，现在想这些一点用也没有，目前我只希望他们还没出京，只是暂时躲了起来，一旦有了消息，找到他们拿回藏宝图，所有问题也就迎刃而解。”

石头点头道：“老天保佑，希望如此，我能帮什么忙吗？”

铁石心站起身道：

“你能帮我绊住静宜公主，让她不再纠缠我已经帮了大忙。”

石头送他到门口道：“多来看看我，不管如何，我总是你的兄弟，永远都与你站在同一边的。”

铁石心喟叹道：

“你也好自为之。”

的确，伴君如伴虎，静宜公主虽不是皇上，但她总是皇家人，而且她更是出了名比老虎还可怕的女人，石头和她搅和在一起，也无怪乎铁石心要替他担足了心，捏上一把冷汗。

出了“迎宾馆”，铁石心不觉又进了八大胡同，到了“华清池”。

才刚进门小丫头翠儿就慌忙上前，愁容满面道：“你可来了，真是把人眼珠子都盼穿了。”

“怎么了？”铁石心心中一惊道。

“红姐……红姐病又犯了，这回已经好几天了，今几个才稍为好些，你快去看看她。”